

涇

東

小

藁

涇東小葉卷之八

墓表

武略將軍太倉衛千戶過君墓表

成化三年正月北虜犯大同且稱貢

上以其詐譖叵測也命平胡將軍統禁兵二萬出居庸
為防禦計且勅精選將佐以往時太倉衛署指揮僉
事過玉寔在行予素識玉相見語次辭情慷慨有唾手
陰山之志則又繼之以齋咨涕洟言玉不幸先人逝矣
顧軍行不敢言私奔何自是屢得見則言必及其父
予恒慰之至謂曰聖門不與孝者不曰戰陳無勇乎玉
戴拜唯曰不敢不勉間泣而有請惟先人葬有日矣

葬而不得先生顯者一言以揭諸墓道猶不葬也惟有以惠昇之夫親歿而入子不忍死其親思有以表識之亦孝之事也遂不復辭按刑部郎中陸孟昭所為狀過比其先和州人君之諱義其字用宜其曾大父興國初從征戰歿采石磯下大父旺累功至府軍衛百戶調太倉父武用君貴推恩贈武畧將軍太倉衛副千戶母梅氏封太宜人君年十二喪其父賴其母守節育之教之長襲父職居家躬行孝友嘗造津梁飭寺院冀延母壽善撫其弟之遺孤子無人無間言為人豁達敦氣誼聞人有貧無依死無斂婚娶不以時者皆有貲助朋游中無子者強之買妾閨牆反目者喻之大義必其聽乃已

居官勤於整集庶務同列讓其能上官往、推其才幹以勵衆宣德中以擒劇盜有功陳于闕下陞副千戶授武畧將軍仍賞鈔二千緡既老即以子玉代玉尋預劾薦被試弓馬案問得令官前年秋當赴京營而君疾玉懼甚難於行則戒之曰軍期不可違也若盡心國事吾即死瞑目矣竟以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詎其生洪武壬申得年七十五娶潘封宜人繼朱俱先卒朱生一子即玉也潘一女歸指揮陳驥次子璽與其姊三人皆側出女皆有歸孫男二人曰鸞曰某女一人以是年某月日葬陳涇祖塋之次玉精武事能博記史傳而恭慎自持有禮度蓋君平居尤汲、於教子周文襄公

巡撫京畿昉奏建鎮海太倉衛學教養屯營之士君嘗
劾勞其間一時官軍子弟之秀偉者多與首選今列官
中外彬、可觀如玉是已嗟夫忠君孝親臣子之大節
而孰謂其不由於學乎玉之所立如是固本諸學其亦
由其有賢父之為我為之表者既以慰孝子之心亦以
告夫世之為人父者而尤不能無望於長人者焉

鹵菴朱先生墓表

正統初 朝廷新設專督學政官多得人若今按察副
使致仕前考功郎中巡按南畿監察御史吉豐彭祖期
先生其尤也一時庠校教導之職亦多得人吾所知者
兩人其一監察御史致仕前教授廬陵孫宜鉉先生其

一崑山教諭嘉禾鹵菴朱先生皆其尤也何也已未首
科會闈折名 殿廬進讀三先生之執經弟子多在前
列至或悉占首選天下固已信之二三十年来彬之才
彥亦列庶位則又有足徵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自昔君臣之遇治化之機槩若是爾而豈偶然之故哉
朱先生起自鄉薦得通許教諭後轉昆山陞鎮海太倉
衛學教授既老陳乞致仕歸先生之為教必先嚴立條
約示必守諸生有事升堂衣冠步趨不愠亦不貸其長
而膳者分番與凡童幼悉居宿于學夜向闌吾伊之聲
猶相屬先生間挾一童籠炬獨行扣門與語察勤惰發
疑難久之諸生化服盡除其一切務外舊習不復敢動

真畏而愛也。季考月試期不少爽。五經文字竄抹如流。品列高下。以為勸懲。而抑少年進不及之意。恒寓焉。奉行提學使者之命。唯謹。彭先生勵屬讀書。有教官箴。孫先生提學。繼彭先生之後。其初政必欲簿列諸生素行。曰。本源錄。先生嘗以語學者曰。孫先生以尊德性為本。彭先生以道問學為先。兩先生教人。初無偏主。殊塗同歸。在勉之者。何如耳。先生家居。年已八十餘。強健不衰。盛嘗以使事得入謁。侍坐。猶凜然如往昔。日函文中。今年手付貢士周吉。以書來曰。死生必然。吾旦莫事耳。汝其表吾墓。噫。嘻。先生吾師也。是尚敢辭邪。先生朱氏名冕。字士章。嘉興人。自歸。鹵菴門人。學者尊稱曰鹵菴先。

生先世本楊氏祖世甫出贅于朱生父允中而朱亡子
立為嗣允中亦以為吾楊有人朱吾不忍負也遂仍朱
姓先生亦未復先生有孝行父喪盡禮母呂樂其養壽
九十二而終平生負氣行不能諂屈人巡鹽都御史
聞其賢欲薦為御史而面與之言不荅也娶周氏繼鄭
氏二子寵寀皆鄭出寵早亡寀增廣生負孫女二人曾
孫女二人祔葬先塋在永春橋東郭之原為表之曰先
生超任儒雅白髮青衫今在野抱才胡不歸鎔冶昔
人何人猶輒軻試而用之吾學者他日原頭鬱松檟車
斯式兮馬斯下

張處士墓表

兵部武選主事華亭張弼於余為鄰郡未之識也而往往得其清才藻思於觚翰間一日裛經立門下介其友翰林脩撰耿好問拜予而泣曰弼父不幸死矣惟墓道有石表之文幸矜昇之弼父不死也好問不妄與人者弼其知自重且知重其父母者歟遂不辭按狀張之先人扈宋南渡來臨安臨安失守始來華亭居舊谿之上處士六世祖澄號斗山先生學邃於易善卜筮以才畧自負嘗為郡中畫計擒劇盜其黨夜來加害澄走草澤中得免因又徙居砂蕩里生仲寬仲寬生明遠明遠生昇昇生庠字存禮號守株農以家學教授鄉里而於地理術尤精後進師之處士大父也父英蚤世處士諱

熊應字維吉以砂蕩里去郡城百里而遠自號曰村居
志隱也幼育於大父大父每見譽曰興吾門者在此見
為人性度坦夷嗜吟咏能飲酒雖多不亂居鄉治家能
自卓立見諸踐履不苟同流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
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為吾後人
者生子雖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取婦必德
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食不可過豐疾必迎醫勿
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九故舊不可忽遺勢要
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配胡氏有內德先卒子男
五長汝輔次即弼初名汝弼狀元羅倫榜進士授令官
次汝匡次汝翼其最幼汝儼孳也女歸俞庚孫男七人

弘立弘直弘正弘宣弘志弘佐弘丞女十二人卒於成
化五年正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八安厝以卒之明年某
月日墓在所居之東原殮葬百需皆處士所豫營也嗚
呼觀夫弼可以知其父之賢矧又得夫處士訓諸其家
之言有若是乎然跡其言不過人道當然人皆可行之
初非甚高難行之事人有不行而處士獨行之豈非難
哉予固謂其非一家之訓也表具錄之以示勸云

故陝西按察司副使白君墓表

天順三年春廣東珠池之役合六郡兵民之衆而中貴
人十五人者僣從官校寔多且將事銳甚時巡按監察
御史白君言之中貴人以為珠固不敢稽也今西賊久

流如民疲何中貴人感動官校怙勢虐下即能廉得其
實責之中貴人自治由是且慚且懼為之斂跡中貴人
有欲屬叅吏者君不從曰叅吏有簿巡撫既出巡按承
之巡按乃可為巡撫欺邪未幾予來自廣西聞有愛御
史者嘗以太剛媒禍為言君聞即正色曰侃末學初仕
患在不能剛耳言者愧之嗚呼予治廣者六七年直道
守正不屈不隨如白御史者可多得哉然君之可稱迨
不止是其巡按南畿時以六事為言一正身心曰古昔
帝王誠意正心以脩其身是以天下和平享國長久後
世之君天性之高稍知其道者亦能小康僅至中壽其
它率多驕縱自恣凡蕩心爽志損身敗德之事靡不為

之是以喪亂相仍身多夭折也

陛下屬今春秋鼎盛血氣嚮隆當以古帝王為法後世人主為戒其二勤務學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勤宜急選碩德重望明識政體老成儒臣處之便殿從容論講裨益聰明脫此時不學後雖欲學焉竊恐不如今日之易進且專也貞觀政要陸贄奏議大學衍義三書甚切治道尤乞留意三曰賞罰至公所以法天道後世如漢祖唐宗亦皆史冊有書可為後法邇者近習交結事露函寘之法天下聞之無不愧服所望於將來者愈堅此心一賞一罰悉出乎公則治道可成四曰初政二詔利興而害革軍民頌歌無間遠近且聞大內

珍禽草木悉已放除外方貢物多已不納非徒言而不能行矣繼自今惟在乎守初心行初政而已五曰精選練夫國之安危在將戰之勇怯在兵

祖宗承平甚重乎此如曰將非精求士非素練難矣宜令集議京師各邊正副總戎謀贊文臣分營都指揮等各精選得之具立條式俾彼此相制上下相維一意操備而又嚴其侵漁役占之禁庶得實用六曰石曹二逆禍之將萌也臺官亦嘗有言而反為排擠如都御史耿九疇御文楊瑄張鵬之謫降是已

先皇聖明九疇尋即召用其均霑未及之入宜加收叙以信公道慰人心

上覽奏深用嘉納悉付施行既而代還掌道事牛玉得罪南京給事中王徽等以其悞事之因言併及李賢忤旨調外君率諸同官上言徽等初心一忠愛所發而遽加斥逐之天下之人將以為不樂人言願忌畏縮弊將弗勝况今日拭目維新之治而乃首斥言事之臣於太平盛治不為無損雖未得報時論莫不韙之君諱保字廷直姓白氏太原平定人曾大父某大父勲洪武中舉孝廉官至楚府審理父琦有年德為鄉老人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石氏王府長史石撰先生女娶趙氏臨清主簿贈大理左寺副廌之女俱封孺人其子王六纒六歲女二一許適王氏一尚幼君景泰甲戌科進士浙江

道監察御史應天等府及廣東兩巡按外又嘗巡視太倉督捕中城盜賊巡理紫荆等邊關有勅書寶楮之錫超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以軍務邊儲往來延慶者再暮竟卒於榆林邊人哭之如喪所生其為人孝友忠信家有寡嫂官下歲必寄衣家素饒每寓書誠其子弟凡鄉人舉貸不必計利有無在太學跡舍偶得遺金十兩詢其主而還之居官恆以公廉二字書黏私室之壁去即揭之自勵如此故所至有冰蘖聲君之卒為成化四年二月六日以是年四月二十日塋城南先塋之次猶子工部觀政進士思明泣而拜予請予為文以表君之墓而君之友按察副使進賢王朝遠巡廣東督延綏皆

於君適交承而心誠服君往、為文辭祭君哭君而皆
手錄以寄予惟恐予之或忘君也於乎白君已矣忠懇
之言誠確方嚴之行可得而見者止於是矣其進於是
吾不復得而見之矣今之世安得直道守正不屈不隨
皆如白君幸皆得而見之哉使世皆若人世其有不治
哉吾故於白君之言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廢乎讀之
者其亦有以諒予之志也哉

涂氏曲江阡表

成化六年正月廣東總填巡撫按三司走驛馬言瓊州
大府僻遠在海外為衛所者七為州縣者十有三以其
地有鯨波之險且瘴也上官率罕至者兵備弗盡飭吏

桀弗盡蠲夷寇弗盡弭民黎之弗失其所蓋鮮矣請顯
一按察司官以惠幸之

上特是其言而其人以問吏部兵部於是監察御史涂
棐寔當薦名詔可擢廣東按察副使奉 璽書乘傳以
行間詣予拜而請曰棐不肖辱茲寵命固

上之大德非祖宗來陰理覆冒之深亦曷克臻茲惟是
涂氏曲江之阡在邑西不數里棐茲行忝自附於昔人
過家上冢之榮願畀一言將授諸子姪刻石其上以為
德善之徵焉按杖涂出南唐洪都尉廩後徙宜黃至棐
之五世祖桂芳元富州孔目因家州之智林巷迨今為
豐城人高祖括甫徙邑雷谿曾祖觀復元季辟兵于洪

死難二子以壽以良以良棐大父也以壽嘗應行省武
舉為也檢率義兵便宜討賊死于敵以良痛憤行省亦
令仍其官守禦清江有奇績未幾嘆曰亂極必治吾可
以休矣徒步入洪州慟絕後甦負遺骸返葬于鄉別自
卜築金谿之上治生力善家日以殷延師教子一日翰
林朱學士備萬過其家為扁曰金谿清處國子博士錢
宰記之既而欲事周覽歷吳楚道梁晉遠踰秦隴間久
而來歸就梅雪翁蓋欽慕就逸有終焉之志矣洪武丙
寅坐累逮至京俾營創光祿庖宇百廿楹以自贖勞勤
疾卒酬徐氏尋亦卒棐之考君子雄時年尚幼在行即
能封股療母疾旅寓中前後死者十二人所存惟子雄

與弟姪二人子雄於生拊死殯皆有道辛勤畢工復謫
戍甘肅以其弟行獨攜一姪以父母兩喪南逝歲甲戌
春合塋於鐵爐坑高原前臨劔江水迴抱曲折今所謂
曲江阡也數年弟既得代還怡愉相驩益廣園田之業
堂構復新而益務施予鄉人貧而疫死悉給以棺有貸
弗能償者裂其券壯歲薄遊京都往來湖海間所交名
人魁士多贖酬簡寄之作名倡和集輯聖賢格言切於
身家之要者為五類曰野夫示兒編生辛丑以宣德辛
亥除夕卒遺言塋先人墓次近以槩貴得賜勅命贈
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娶孟氏三繼秦余黃氏孟余
贈孺人子男四栗柔槩皆卒最幼即槩女二嫁鄧仕顏

業本盛孫男若干女若干
年六歲而孤兄育而教之
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山東
道監察御史嘗巡按廣東
再福建所至有聲其前去
廣東子適自填入議事遇
諸塗有所告語者移日故
於表墓之請不可辭而曲江
之阡渠之諸父兄族塋焉
不徧及之者真以本也明
渠之所自出而致重之也

孝行沙君墓表

君正統壬戌劉文介公榜進士登第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三載進階承德郎封其父如己之官母妻皆安人既而進官為夔州知府又改重慶皆以喪不赴最後得廣州以卒然士夫君子率以用不究其才位不滿其

德為君惜且以為君之官可及也君之孝或不可及也
天子亦嘗為下令大署其家曰旌表知府沈琮孝行之
門其稱謂君宜不以其官而以其行其所以重君又如
此而教孝勸忠舉一而兼得亦豈非

明天子之心哉君釋褐庫部恒楫卑駕職方武選事無
不治者一時南京名德諸老如魏吏部南齋陳祭酒敬
宗周學士功叙皆與君為文字交而尚書徐公琦以容
禮待之廣州固嶺以南劇郡中使者求珠大將軍治軍
旅適又旁午其間事有甚難而君處之裕如其於興學
校美俗化勸農弭盜亦為它郡最所惜者素稟清羸頗
不任勞勩晚亦鬱鬱不如意以去比去民遮留之相與

泣而別明年病稍加竟卒君沈氏諱琮字公禮其先蒼人徙嘉興之平湖清溪里曾祖達之祖珙父昇母潘氏繼蔡氏其配盛氏生二男三女皆已嫁娶君卒時年五十寔成化二年九月三日以是年十二月三日塋所居南半里先塋之次君幼悟與其弟監察御史肆齋名人稱兩奇童先後取高科得官居父母喪相率結廬墓下不肉食者凡六年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以肆既卒例不得旌君疏言琮不佞願以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蓋君為人卓有志操謂道之行當自其家始孝弟忠信克躬以先家庭之間多化服諸子弟皆秩有禮法可觀與人有恩意於平生故舊師友官長尤厚生

養死歸或推及其所親至歲時饋遺終其身酷好學問
雖卧疾寫誦不廢詩文著述頗多有集錄若干卷藏于
家嗟乎古昔盛時官人之法不為苟且必考諸其家必
本諸其行吾於沈君乎觀之有以哉中書舍人呂憲君
婿也偕其連舉人包鼎以其子楷書奉周鼎先生所為
狀來求予文先生蓋君里中人其知君也深故其言也
悉予尚何言初君之為廣州予濫以巡撫居其上而於
衆中特委重君亦無負予顧予時方以迂愚取厭當
道未及論薦之予既再出居庸會它都御史之名林幹
者來而君亦以病乞歸都御史即解其任意固不在君
也予也上賴

天子聖仁加保全以至于今而君獨不幸以死幸不幸其亦有命哉雖然予為此文用志予愧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豈徒以不幸委之於君之命而已邪

張廷義墓表

姑蘇張諭字廷義成化戊子二月二日卒于家其弟廷慎既卜吉塋其邑之鄧尉山矣復具手書致吾友陽武訓導陳頌永之狀以來書有之傷哉謹也惟先君子有丈夫子九人而吾兄為之長吾廷肅兄次焉吾兄既不幸其又明年廷肅兄亦相繼傾逝於是宗事之繫於謹者不輕而重矣寧無懼乎惟吾兄有善行今既無得聞於時苟無聞於後其可哉惟吾兄之墓道有石惟大人

先生矜而昇之文噫廷慎之篤於兄弟如此義相屬也
其矣忍固辭按狀張之先河南祥符人有諱誠漢者扈
宋南渡官至平江路總管遂家焉總管子名伯召伯子
孟學元其處儒學錄學錄子景山始旁通醫廷義四世
祖也自是世業醫藥曾祖貴祖敏中考用致太醫院醫
士妣丘氏廷義貌瓌偉為人坦直不事崖異而慨然有
志克家居善藥以賀遷有無同業者鮮或過之間亦事
貨殖卒致饒裕稱富家能禮重逢掖士凡名公貴卿騷
人墨客過閭閻者必知有廷義廷義遇之無諂瀆無怠
容無違禮用是廷義愈益有名廷義意飲不妨事而天
性孝友敏中甫在堂春秋高性嚴難犯廷義率諸弟所

夕奉養得其惟心諸弟亦唯廷義言是聽家廷之內禮
度秩然尤樂施予隣有貧乏死喪輒推所有以助之嘗
因歲凶為糜粥活饑人甚衆又兩輸粟以助公帑有司
屢欲旌之却不受乃諭之曰官有例母重違也卒授以
七品冠帶之命廷義自誦怡筠然鄉以其字稱無間也
其生為永樂九年二月六日得年五十有八娶盧氏繼
周氏子男二人長鑑天次錫尚幼女六人沈貞徐瀛其
婿也瀛鄉貢士餘未行嗟乎余識張氏兄弟久矣頗記
往年余將上京師廷義薄莫觴余於其家之詒遠樓
于時貢士奚元啟進士頤文之今監察御史夏德軋皆
笑譚座中廷義兄弟傾意奉客更酌互勸驩如也廷義

之子鑑蘭芳玉雪晉立左右時歌雅詩以樂客亦為
之盡觴咏不休俯仰思之不啻夙昔然者蓋未幾聞鑑
卒廷義亦坐是憂思以卒若頌文之卒則又先廷義
而奚元啓者前年始取進士年踰五十將有官而昨者
又以時疫不能醫死矣嗟乎處一世中塗游室宴之人
曾幾何時而零落畧盡有足感嘆如此則余於廷義其
不能已於情豈直鄉閭之誼朋游之好而已邪

長沙府推官王君墓表

世之為孝者稱揚其先之善勳或至於竒詭卓絕駭人
耳目其意則以為揚顯之圖而止耳學士大夫又從而
信之以傳否則曰是不難不足書也輒厭而弗錄是固

為親計者厚為所以慰荅人子孝親之志者厚然不失
之誣則失之過矣過與誣既為失之皆君子之所弗由
誣有不可過之去誣其間不能以寸其於古之道也何
如哉考功員外郎王璽哀經泣而拜予求余文將以表
其父推官君之墓予求推官君之為人參之璽所奉推
官君之事狀而適有感焉蓋不誣不過庶幾乎古之道
者乃不復辭而為之表曰君王氏諱時佐字廷輔大名
長垣之城機里人曾大父彥昌大父六父克銘皆無仕
者父歿時君尚幼且貧已自能知禮哭必盡哀勉為營
辦歛塋祭奠無遺闕母彭在堂旦夕致養母則安其養
而忘其貧也暨為學諸生朋游有不給來告之者能節

已而予之以文業相資者鑄切之指授之有憑藉威利
陵轢齊民者則又能以義正之其教諸子尤有法嘗曰
昔人有言仕而至公卿處而為農命也亦分也安命循
分為人之道孰尚焉於是時其長幼隨其材器而處之
各得其當一鄉之人化其所為以為儀表景泰二年膺
貢入太學天順甲申授長沙府推官長沙亦多訟君勤
慎矜恤宜於其官長沙人至今猶稱道之蓋未幾致仕
歸卒之日成化七年七月廿三日也得年六十二配
張氏以子貴 朝廷賜勅命封安人封不及君者君方
在官例不之及也子男五人長即壘次曰琦曰回璇
曰璣璇璣喜讀書皆縣學生女二人嫁李諒湯釗孫男

女十人墓在城東高原壘初以進士為戶部主事踰兩
考吏部考功闈以壘為才奏調考功主事今遷負外郎
云

贈翰林編脩陳君墓表

翰林編脩陳君師召一日過余有請音不肖嘗竊官初
考荷

聖天子不遺贈先君子官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孺人
孟又得俞命俾歸展塋域幸孰大焉惟是墓道之石顏
有以文之師召賢譽見重于時而又學通諸經為四方
學者師每春秋試榜揭則陳氏之門人纍纍而在余固
知其本之於家者深也烏可辭按其鄉人山東提學僉

事楊琅狀陳世為莆田人君諱申字崇澄別號耕樂其
先有宋觀察使淬父子死國事時旌其閭為忠孝坊舍
所居涵江里也曾祖伯祥祖宗義父光遠皆不仕君弱
冠遭家中微賈行泉福間歸則躬事漁稼養其親父歿
母林氏在養最久以純孝聞于鄉其家高曾以下常祀
有儀待宗族姻舊必厚女兄嫁而蚤寡撫其甥如已子
弟戊幼友誼甚篤夜夢父母晨興兄弟輒相語以為常
至或抱持而慟聞者愴惻戊既長先世田宅俗當均分
者多與之嘗宰其里中寧倍捐所有代應公需不忍培
克人寒細有告貸者薄其息士人過門必加款遇貧不
足於行李者恒亟為之贖人歸其長者不幸年僅五十

四卒天順戊寅三月十五日也其配黃孺人哀悼不已
至八月廿六日亦卒年五十有九孺人諱胄君邑隣處
士伯安之孫孟隆之子母則鄭也少閑姆訓能盡孝舅
姑而於其父母兄弟敬愛皆不衰已有美繒珍味供養
待賓外每量節以待其子良師勝友之需不少吝惜粒
米縷麻遺於地必俯拾之曰吾聞棄天物者不祥及卒
內外族吊者哭盡哀子男三長即師召名音也其二次
子祖貞暨女一皆側室林出孫男四人舉皋鞏肇狀之
略如此且云君之父卒時以大母父母三喪未舉為憾
君憫傷父遺言摧痛之餘悉力營辦久而後家稍羸即
治其里之黃安原墓焉封樹有法倫序秩然遠近皆稱

慕之比將卒念黃安地陘復命其子卜吉尾坑山高原以命合葬為初祖以昭穆祔其子婦之前葬者他豫為壽歲若其弟若側室各有其所嗟乎此不尤為君志行之大者哉夫死生人道之大端而世之昧焉者子不知孝其親長不知慈其幼多矣波頽草靡中有若君者其於斂手足形之事始終不勸如此亦庶幾古之道乎余於是重有感乎後世也系之辭曰維天生人死有歲周官秩葬萬世防傷哉此道日彫喪于後可裕于前光懿若歿也如不三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任君墓表

君諱玉字景珮姓任氏其兄闕西富平之張村人高祖

思恭與其弟思敬皆仕元累官至平章事思恭三子秉忠秉直秉信亦世有官

皇明有天下以前代故官拔其家八人者為龍虎等衛軍秉信子五老預焉未幾五老卒其子敬禮甫成童軍中欲以補父伍母朱氏懼匿敬禮懷中東走盧氏僑居邑西張麻村洪武辛酉遂占籍為盧氏人娶陳氏君之父母也君兄弟五人而君之次居二警敏有智畧通知書史以故家事小大其父母於其昆弟中獨委重之君善幹蠱尤精於農圃督率子弟有方不數十年業以殷裕積穀之多甲於里中永樂初屬歲飢氓有告糶於其家君悲白其父曰他人不足而吾家有餘不有以濟之

非吾父心請以質劑隨多寡與之穀熟依數取償庶不失吾家舊所有且得以濟人父悅而從之賴以全活者甚衆適藩臬官行部聞君之為義立名其父子與語復出穀五百斛歸官聽所與其不悵如此君孝友天至母嘗病瘡殆甚即詣鄉社神祠默禱割股肉和羹以進疾為之瘳父疾君晝夜迎醫山谷中山有虎遇之無免者君屢遇之不能害人至今能道其事聞富平有祖壠宗族具在不能展省語及輒以為恨既喪其父兄與諸弟處雍睦無間言而遣弟昇暨子佐充邑庠生昇歷官松江府同知佐今為山西道監察御史君以佐貴 朝廷贈君官如其子鄉閭艷之或曰君為善所致也君之卒

為正統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其生為洪武乙丑十一月
廿一日壽五十有八墓盧氏先塋之次配王氏繼張氏
咸得婦道王二女張二男一女男子長曰俊次即佐其
最幼曰仲側李氏出杜英亢榮曹義皆壻也於乎古不
云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盛哉任氏之先有不本諸積
善而可以幸得乎其後之人有若君之為則亦可以謂
之善矣是宜其得之於天得之於物得之於其子姓何
莫而非為善之報然天道不可常惟視夫人之所為而
為之作輒久暫焉然則任氏後之人其可以不為善哉
用是特為書此以表君之墓以告諸其來者

贈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許君墓表

兵部職方主事許章裒經躋門奉其鄉人吏部郎中倪
輔所述其考妣之行求為墓道之文拜起潛言章不
仁生二十年而父止又二十年而母復棄背凡章所以
得齒士列致有今日者父母之教也章痛苦而摧裂猶
慙焉自存欲父母之德善託文字以有傳耳幸徵惠于
執事者言已又拜而出噫是何其言之悲也遂按狀而
為之書曰許嘉興感化里人也曾祖秀祖祥父衡皆有
隱德君諱潤字用霖自號松泉幼聰敏以父命習舉業
垂成而父歿已之居喪過哀尤以不逮事母為恨經營
葦祭事髮為變白一庶弟多病張榻其室以問湯藥女
兄既歸而早寡往來其家周旋慰眎務得其懽心其待

鄉人皆有恩意校師余子玉老而貧為買地築室以居
其妻孥此類不一好學問雖律曆醫卜之學率能得其
指畧雅好賢者親賓過從則治具相與講益移日不怠
惟頗事別白故或者不足於君正統間坐累北戍龍門
無愠色聞出其所長勸其人填將昌平侯聞而器之置
食客上方欲有所用適南歸乃止時章讀書邑庠已見
頭角喜曰吾先有所積而父未有發者發其在章乎景
泰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卒年四十有七塋所居北萬松
原先塋之次配胡氏諱善同郡白苧里儒家工部繕工
部事廣平府推官德信女也諱善夙有淋資見愛於父
母君父母聞其賢聘而歸君內助甚力君既謫諸子尚

幼能射課農桑官租私養皆克舉及君卒家適有連
在淺土生計稍落即蓬垢哀籲早夜百方植家復以
裕事辦無弗集諸子亦多卓立有聞成化戊子章為兵
部主事以使命便道過家太安人進諸子若婦泣曰
未止人及見吾子榮盛良可自慰如汝父勤一世而不
能待一日之養何其促行公事有期母久稽於家或貽
辱也踰二年為成化七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
塋君之六義禮也子男四長即章天順甲申第二甲進
士授令官次璣次璞其次瑄出側室孫男四人蒙顯觀
鼎女四人抑聞章在官以年勞得賜勅命贈其父潤
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寔

成化五年某月日也褒嘉之詞具歲許氏夫

上之大德天地之大德也而不虛畀焉有若君夫婦德善之為亦常分耳初無所責望於天然有其實者必有其應天道可誣哉章其虔奉制書告諸其墓勒辭紀實以昭觀者蓋亦將以考觀乎章也他日之成則所謂堯言之布世傳誦天之敷佑於人也愈昭矣而於區區不腆之文尚奚足道

封承德郎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倪廷珙甫墓表

郎中倪輔以成化九年八月十六日聞其父廷珙甫之喪驚隕欲絕家居晝夜哭俟奏下即行今吏部尚書尹

公嘗顧余相謂方 國家任人興理之秋吾徒涼薄寡
助柰何不益一屬而連失吾屬情何如邪蓋旬月前文
選郎中劉友以余等被 旨選擇去為太常少卿至是
輔又以憂去兩人在群屬中踴良有司吾徒之惜其去
也不有由然哉輔一日來拜止哭請文表墓余烏得辭
廷珙甫倪姓諱均別號介菴嘉興平湖清溪里人曾大
父正一大父思問世業農而以德義聞父仲斌母陸氏
生四子廷珙甫行居二天性孝友甫齒父謫臨安知踴
哭欲往從之比長遭家析煬父母就養長房二弟生事
彫落廷珙甫力學治生暇則周旋翼 慰悅其父兄周
給其二弟皆底成立父母止斂墓皆盡禮人頗難之居

鄉有信義人有不平者必走求直忿而來悅而去者無
虛日有為豪右所迫死非其命而其後聞無以自復
廷珙甫明諭之使聞于官卒白其寃里中有故鬪爭地
空夜火青燄過者輒為鬼物所憑多死廷珙竄屋為拯
救得不死景泰乙亥除夕方與家人燒燭坐飲分歲甚
驩忽心動亟呼家人此當又有被禍者有言翌日佳節
恐非利廷珙甫斥之曰計我而忍人獨何心我促之去
果有人口耳泥滓濱死間識者曰南村吳乙也昇送其
家湯沐而甦乙終身父事之廷珙甫之好義不擇害利
槩如此成化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子輔貴賜勅命
封如子之官為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配朱氏為孺人

有司以廷珙甫錫命在躬歲鄉飲公會宜為賓禮迄
至無三不赴或問其故曰有子得官偶然耳吾邑中固
有齒德先我者吾豈苟哉壬辰輔有使命便道歸者
廷珙甫見其行橐中無餘物唯束書數十冊喜見顏面
曰吾兒可謂不辱其家矣明日告行勉以畫職圖報語
不及私其卒今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塋以卒之
歲某月日墓在某原子男二長佐次即轄天順甲申進
士吏部觀政授稽勲主事陞本司郎中三女嫁徐樞莊
應丁樞孫男五某、女五廷珙甫豐順廣顙音吐洪亮
表然鄉行誼士也平居無它好外慕而惟薦於教子如
嗜欲然善正書且精習法律每語學者曰人不知三尺

既無以檢身亦無以治人無以濟物故仕者尤急焉聞者聽之此非輔之所本歟廷珙甫為人之詳有行人何舜賓所著狀而楊維新學士取以銘其窆矣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不識其父矣而熟其子觀子可以知其父哉故又掇其大者為之表

封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趙君墓表

吏部考功署員外郎陝州趙文奔父老將行走予手其鄉人翰林編脩焦君狀翰林脩撰劉君墓志銘采泣拜言不肖孤無能樹立惟是先人一二潛德不託諸名公鉅筆有以顯揚之不孝之罪孰大焉敢固以請夫為人子者志於顯親而求諸語言文字之間抑末也矧夫幹

徐君之言亦既備矣而又何言雖然人有以孝言而我
不有以慰之可乎按狀君姓趙氏錫其諱大範其字陝
州東樊里人曾祖諱士洪大父諱三翁無仕者父諱璘
始學為儒授徒于家洪武中君生甫再暮父被徵為山
東單縣治農官惴々畏法尋以事至金陵遂投籍宿衛
中以自晦數年卒一日計至君時僅勝冠即哭踊告其
母崔曰兒有父生不能代勞死不能歸墓兒名為人乎
草行露宿不以為苦比至父柩櫬在江渚叢薄間人弗
敢近君毅然獨往旦莫守護弗離皆無恙或言法聽火
化君不忍從竟闔湖江以柩歸而母亦先以憂悸卒
于家君含哀辛勤治兩喪舉無遠禮閭里之人以君為

難有女兒適水氏者寡無子能訪立族人之介子後之卒完其節庶弟鐸蚤失恃君自金陵扶柩行與之俱保養不殊同產今亦底成立所以處兩人者老而不倦君天性孝友蓋如此有司嘗高其行以陰陽典術薦君負才不徒善其職州正副官屢委署州事遇事無巨細皆立辨如鄉氓有發地得歲金聚襁甚多爭不已州以委君：指頌間各充其分量息爭以去白是郡太守稱之方岳重臣亦知賢之杜老四十年如一日晚以子貴被賜勅命封承德郎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家居幾十稔以成化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八十有一配王氏梁氏湯氏子男三文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進署貢外

郎武仍父官陰陽典術全河南鄉試舉人女二水江高
睿壻也孫男六某某女四幼噫語稱孝友為政奚其為
為政矧君又有官政可言乎備撰君言君善教子能禮
敬士大夫其父子宦游關中往來數主其家諸子皆嘗
從其游蓋實錄云而文固予屬也故為表君墓而不復
辭

故蔚州衛百戶蔣翁墓表

天順甲申秋八月臣盛自南中入議見

上若曰汝故先朝北邊吏也往哉其為朕再鎮之於是
拜稽受命唯謹又明年為成化丙戌宣府副總兵關
以都指揮黃瑄李剛言有旨兩人固如薦代瑄者何

人又拜頰言代瑄非剛不可它如署都指揮許寧指揮
蔣良張順皆其人也臣不敢不盡噫老臣正狀俯仰今
昔幾十年矣當時都指揮多而臣所列則蔣良張順纔
指揮今惟順不幸死矣許寧至征虜副將軍佩印填榆
林若瑄剛若良皆在職無恙臣愚冒昧弗職之咎其亦
可以少逭矣乎良世家初不之悉丁亥還朝良拜別
已踞于道左奉事狀求表父墓謝以未遑今忽又六
七年矣其忍忘情笏屬我遂按狀而書之曰翁蔣氏諱
啓字伯啓其先江都人父德榮生元季有志操歲丙申
走從國朝吳總制於濠梁歷事大將軍魏國公靖海
侯黃王二元帥凡東南諸郡克取征拔或有勞蹟丁未

攻蘇州既下遂家焉洪武癸亥始請以翁代翁昆季
人翁其仲也由十夫長進伍長事信國公來浙江以執
勸奸黨功授太倉衛百戶賜寶鈔又縛武進劇盜受
賞數將所部巡吳松江沿海等處永樂三年改選蔚州
衛十九年以老致仕在官幾四十年無曠闕翁仁厚淡
泊平居寡言不及人過失至諭導人論曲直則言辯侃
侃不少容自奉儉薄而好施予故舊有婚喪周恤必厚
羨浴所多謫宦黠熟每輦米餽之歲凶輒稱貸不問息
多寡不能償者取家人券焚之曰願與若輩計錙銖耶
幽貞絕俗客非其人不與見遇佳客則瀹茗焚香談笑
竟日杯酒盡歡以去家有泥窟窩瞿佑旻壁為記有為

善景樂堂陳繼為記蘇之聞人如張脩撰宗海張學士
士謙金公素侍郎楊仲舉尚書劉孟功中書與其姪詹
事文恭公皆有文詩贈寄不絕闕北名德如知蔚州歷
城取信部使者總督參贊兼巡撫劉公璉皆清介難近
雖達官不苟合獨嘗過訪翁咨度政務翁亦重其人竭
誠以告翁或有所遺皆忻然受不自嫌人到今能言之
此非良所本也歟翁生至正壬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
正統乙丑二月七日年八十有四娶同郡冉氏生洪武
己酉二月三日卒正統癸亥二月廿日年七十有三子
男二長即良以戰功累遷指揮僉事陞署都指揮僉事
充右叅將分守萬全右衛等處次善先卒女三長適本

衛千戶李遠次適指揮陶琳次適大同後衛百戶弟
周俊孫男三人顯顯願曾孫女一適協同分守獨石等
處都指揮李延子璟曾孫男二其女一蔣今為蔚州人
故翁墓在蔚城西南宮村芳城里之原君所享卓偉如
此則知良之有今日宜哉然朝廷用人之明而斷他
人或未能知良宜有以知之而不可以一日負也明矣
一日或負千載之誥而豈若君父責成願望之心哉
故因其表父之墓明為著之以致勵焉是為表

傳

春菴彭先生傳

先生彭氏名昂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

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陵山
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
永豐故今為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
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
粹敏先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
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
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尔能刀學以繼
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
大通四書理經之旨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第念親
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學教授在官允得一羨衣食
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為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為先作

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為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為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咲卻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允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帥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嘗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吏部以急關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画為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人諂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刷卷來卧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而寘轎於生員游亭門亭歸怒毆其轎夫許街之即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為

証增入其言遂寘亨父并七人重罪俱就繫其平民囚
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直其証并
諛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
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
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說衆駭愕而退少
選名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
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
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己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
先生為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建
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

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為私過者有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譁然相攻以為行之年久即為例不宜遽更部堂為大闢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如先生言譁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為定規易守將攪撓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

進考功為之一清獨趙侍郎者頗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誘之先生應之曰勗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徇時干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踈於吏牘宜調為郡不報已而竟用關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己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敕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岳必親歷以伸寬宣澤為已任屢抗檄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_圖巡撫者再為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為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

祠肖一女子中坐母稱之云靈甚學官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為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為之惡皆可脩齋而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滅夫人之為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傳給僧人度牒勤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勅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為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輩勸尊

賢堂秩祀之它如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
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
李齊等墳祠皆為備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群
聖之大成也瀛洛關蜀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
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群賢之大成也今朝廷
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
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之近年增
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所
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濟南
書傳通釋使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

讀書要法若一卷

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
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績而獨不為時宰所容大都可
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
斯文不猶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湊東按獄明道先生
特疏懇留堯先生則既冒不閑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
察官之亞僕。走塵埃中迨老且休不聞有程明道者
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哉先生亦不遇哉

贊

吳興儉先生像贊

溫恭其德撝抑其儀金馬玉堂三紀于茲帝有湛恩

恒獨究之觀其善之屢書信矣 兩朝之紀載循之有
教粹乎六館之緝維侍經幄則純誠夙著當詞筆惟忘
敬是持賢哉若人其誰與儼彼夫人之云乃或謂其學
富謂其文奇謂為良史謂為經師而曷嘗見其杜德機
也邪

雷氏雙溪遺叟像贊

氣完而體充貌古而神腴瀟灑雙溪之上從容八詠之
餘達則簪纓世家可績窮亦詩書故習不渝家禮有經
殖身善俗之風既已畧見鄉賢有祀天下後世之意抑
又何如噫先生之所立如此固自不朽矧夫有子如大
方伯者榘楠之材瑚璉之器益足以彰其善教之功與

邑幕商公像贊

廉厚仁恕僅見者一邑之譽時乎未遇獨得者東泉之
趣何身後榮恩屢二方臻蓋不在其身在其後人是宜
若人者焯二科名魏二弼輔為人中龍為文中虎天下
之人為商氏慶者莫不曰有子哉而沂流求源必曰有
公者為之父也噫

朱希仁像贊

此吾友昌平教諭朱希仁像也其為人有淳和之德見
者能知有高志敏識弗餒弗醜有辨治之才而未克施
願乃呻吟佔畢累遷學師舉比文席朝勤夕孳衆方有
為我見獨遲人之營二我則嘻二噫所謂後凋之操鴻

漸之姿其希仁之謂歟

下齋李深像贊

之人也承前朝統制之世出皇明旌義之坊儀觀偉
特襟宇靚明無易一言孚忠信于州里有嚴萬軸泚詩
禮于諸郎恕以齊物謹以自防恒待危而直枉不如柔
而吐剛彼鄉之人固以之為許劭為王彥方觀斯績者
未必以為無懷葛天氏之民而蕭散自得於無何有之
鄉也邪

彭閣老像贊

生忠節之故邦嗣倫魁於先世弼亮三朝公孤重地
非堯舜弗陳惟皋稷是余言才知者僅得其粗言文章

者亦舉其細觀其盛服在躬雍之洩之憂深思遠我哉
其意以對一人以熙庶類正學昌言純誠密議退不
任而進賢能起疲瘵而還極治此豈非其將事朝謁而
聽漏於直廬之時也邪

姚尚書像贊

此吏部尚書前郡姚公也高爽而整密直亮而優弘學
邃六經之旨文兼諸子之雜發跡賢科蚤屢冠乎多士
蜚聲侍近迺超佐乎秋卿名愈重而謙撝自若官愈進
而憂惕與并三為禮部再長銓衡懇之格心之疏顏之
恤下之誠擇小大於衆材別珥璿於至明其定力之堅
足以九鼎非其宇量之大可以納重溟此列聖入

信任而弗貳而士大夫倚望之匪輕清廟玉璜福祿是膺 皇朝柱石永荷隆平

毛刑科遺像贊

於乎天乎天之所命其能違乎粵稽諸古有若漢之二
龔唐崔群宋王素正元之其人之在言路明目張膽過
事感奮當言即言一時君臣之間改觀動色千載之下
可想也然或少年輕發或未路未純或逢時不辰見疏
取禍君子猶不能無憾焉故刑科都給事中郵毛君弘
則異於是侍 君上左右者久往々有言如所謂弭灾
防患植正抑邪剴切數十奏可考也君一有言

主上信之立見施行大臣亦推服之士君子由是而重

之望之其於君如此而君不幸乃以中寒不汗不一月
死矣以君而視彼之逢時不辰雖若不同其不得於天
則一而已於乎天乎人邪天之所命人其不可遠乎君
卒時予遠有使命不及往視而昔者嘗與同事頗知君
故於其卒也尤惜之蓋踰月始得與歷城尹公同哭于
君之家槩寡孤一室懸磬使人動心焉君鄉友右給
事中虞君給事中章君一日持君之畫像來遂為之作
贊曰
不激不循乎嗟乎毛君而鳳而麟于嗟乎毛君壽祿並
臻于嗟乎毛君不在而人于嗟乎毛君有欲贖之誰百
其身于嗟乎毛君

祭文

祈雨祭城隍神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四月初一日丙申某官等謹以
香果牲醴之奠告于宣府城隍之神曰迺者季春夏令
天久不雨是致風火為災麥有焦枯而穀種不生發神
之降罰于人甚矣守土不職罪則不敢辭吾人可矜神
必念之轉災為福在神需以甘雨而已齋潔以俟惟神
真鑒之謹告

祈雨祭五龍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四月丙申朔越四日己亥某官
某等謹封鵝潔壇齋宿戒飲率大小將吏祭于宣府城

北五龍之神迺以春夏苦旱耕播失時亦既分禱群祀而神不見咨旱氣弥厲烈風日加邦人咸謂城北五龍君祠比年致禱無弗應者茲特有求於神夫神既信於此邦之人必能終惠於此邦之人尚念之哉特與神約自今三日期必得雨，必霑足則此邦之人其報事神當無怠時而神之依人亦將永，有聞神必効靈降祥無作神羞尚享

謝城隍神文

惟神之靈炳赫於茲土不一也若興雲致雨棟旱蘇民則其一焉而我等少違守土之責亦未嘗無賴於神敢不有報也繼自今風雨以時農田有秋民永賴焉則又

惟神之賜

祭王忠肅公文

惟公直道古心如玉如金如泰山喬岳為世所欽惟若
成人為國倚仗天其云何一夕彫喪 皇有錫命極其
哀榮同朝之誼能不愴情有韻在俎有酒在罌鑒此衷
誠公乎冥々嗚呼

祭趙武靖母文

惟靈有子克子國之爪牙孰不有母々德曷加生被恩
封受復褒嘉 帝澤所及其何可涯當為豔歌不為悼
嗟潔牲致奠知邪否邪

祭吳興儉先生母太妣文

六九 歲

焉綾綸詰非常之寵也而孰有再三之錫翰林御受非常之選也而孰為子孫之聯曰望百齡矧又兼乎五福曰祭曰葬宜聿來于九天是豈徒一家之事夫人之無所憾焉廬陵盛羨百世之傳尚享

祭鍾德基文

嗚呼我惟疇昔薛澱瀆兮野水舅氏家隱淪兮是日何日風物新兮維公座中寔嘉賓兮諸兄玉立皆恂兮子未席小子接光塵兮公有禮意何其真兮公有誨言宜嘗紳子屈指于今幾卉春兮舅氏何之泉下人子吾兄宗長亦已湮兮霜寒木落星及晨兮茲胡為兮公計臻兮懷賢感舊愴吾神兮俯辭致奠宰牲陳兮中情鬱而

溥盈巾号

祭彭夫人文

有

明聖之君必有貞良之臣斯必有鵲巢蘋藻之夫人此
士昔盛時所以上下交而天人靡間內外洽而治化由
淳嗟、淋媛君子之嬪女德具美孝敬慈仁是宜鈿軸
金葩生榮極品之貴傳宣命驛歿有駢蕃之恩蓋善積
之所必致褒嘉之所必臻士風可勸民俗可敦固非尋
常死生辟彼蜉蝣蓬麻者之可倫也我等忝後卿士共
際盛明脩辭致奠道此同情

祭榆軒大哥文

維成化五年閏二月某日愚弟某謹遣四弟與謙同子
壻虞臣以酒果羹飯庶品祭于故榆軒處士大哥暨李
陳二嫂氏之靈曰於乎我兄去年兩寄盛以書再書之
來知兄偶疾但歷、言田租之詳不無驚且疑者捧玩
再三以筆畫尚楷正不足疑耳曷意兄書之答暖耳之
寄兄皆不及見之而兄與吾輩遂有千古之別嗚呼
痛哉昨者與謙弟一見於潤再見於維揚而吾兄弟所
以傷痛於兄者如何可言兄之昭宬謹已屬之兒姪輩
知已就緒三和既勻長夜在即伏惟我兄永從我先君
考妣永安于斯以福我後人嗚呼哀哉尚享

祭朱蘭菴文

維成化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生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某謹具菲儀祭于故鹵菴先生鎮海太倉衛學教授致仕朱公曰某曩者廣中往復之行屢得晉謁左右恭聽教言函文從容不今昔異不意更化之初而某復有北邊之命自是不復與先生接矣一別何時遂成永別追惟疇昔能不盡傷伏惟先生學行之大某不敏謹已最入石表中惟是不及攀號執紼從窆之後以盡心喪之義茲是歎焉先生其尚鑒之尚享

祭太常夏公文

嗚呼維天生人恒蓄清氣天一以清星日朗麗雲霞川原為龍為光風平長林萬韻笙簧維人得之復異庸矣

不汚以昏持挺而聳頤其著者道執文章維此翰墨文
執之英明六書龍洛其祖爰發其精神號粟雨書有
象形厥義匪它世之蕃滋楫績畫家倚嗟乎公清稟自
少昔人所難兩特臻妙遭遇亦殊起乎一經甲科擢第
翰苑蜚聲文皇在御公陟左右優詔寬書拜稽即就
聖謨洋洋乙夜勤讀橋山裁有紀有籙瑞牒潢編廟
廷所藏乃及百蠻乃應四方屈鐵垂金名山大澤忠義
孝慈求無不獲春雨行草雲間八分歐師蔣暉邀出南
雲允此群公林立比櫛楷正之推孰與第一猶有餘情
從容鳳沼神交墨君點染惟肖陰晴雨風榮悴翁孫允
君之有靡一弗真枿木槎牙泉石清楚允君所宜位置

得所前無洋州傲睨東坡九龍故人其如我何維貂與
緇曰釋曰老龐農大賈遠夷窮島嘔血通靈同一請乞
得之者忻不得則戚公時嘻怡搖手卻之予有公事子
姑略之歲晏歸來優游林下萬金莫酬疇其予侮朋游
有未懽情好頽酒酣筴作頽然其間好事何人和墨伸
紙興與之俱筆不傳綴 列聖百年繼之承平文物斯
備亶其明徵相時之人孰不材藝或材而矜或藝而鄙
海內相知偉人巨儒評量所及曰惟公粗公有令譽公
可治理公擅此名豈尔游戲公也何之我則傷悽 先
皇賜勅寔公手題亦有清風 惟公惠呼公酌公公弗
起矣嗚呼

祭朱評亭樹之文

於乎樹之可畏可敬於人無忤與物無競嗚呼樹之不
事慢游不識表暴不知伎求子疾在告屢過視之形容
鵠然其誰不疑子亟南旋再見弗及悠々此心為子快
悒聞子養痾琳館梵宮謂當勿藥不日來同何子之計
遄及吾耳驚悼傷嗟清淚如水家有垂老庭有弱息他
人則然其痛曷極於乎樹之子昔有兄難兄難弟玉樹
齋傾於乎樹之何辜於天彼貪且祿或回而年嗟予小
子老未聞道朝夕箴規望子不少如舟舍維如砥去醫
於乎樹之予寧不悲

祭毛刑科文

維天生才維帝之用一士寔難係厥輕重維郵海邦
名山鬱盤若人挺出氣節桓桓進盡忠言退勤履行在
侍臣中金輝玉映天不憖遺帝曰可思憑棺慟哭匪
獨予私

祭尚寶凌少常文

於乎君其死矣夫謂君憾邪三十年中絲綸符寶紫閣
黃扉謂君無憾邪家庭之間嘔弱息九十慈闈有美
蹟可書而上達未遑有覃息令典而志也徒齋君若
有遺憾者矣雖然兢其職業抑其威儀善人良士
初無間辭是以主上有寵終之錫卿大夫興吊言之
悲矧夫疇昔之夜夢屢前知揆諸昔人所謂并棄之與

龍蛇亦何異於今茲於乎命矣復奚憾焉

祭陳緝熙文

維成化七年閏九月十四日前國子祭酒鶴癯陳先生
之柩將行其鄉人某等以清酌庶品祭于其前而言曰
於乎國有清階詞垣胄子史館經筵到者其幾君昔兼
之光榮孰比榮辱相因是或一理廷辯紛々君曰已矣
神之聽之我命則尔命也復何病弗克起諧嬉猶故吟
寫未止春夢歛然遂至於死君死命哉歸葬伊迺吾徒
悼嗟鄉曲之義凭棺四顧何以慰意阿新偶來遼海之
埃君其依哉千里百里於乎哀哉尚享

祭邢遜之文

於乎遜之與學清文長才偉器必有以為而乃至是豈
其志足以探六籍之蘊而或偶遺於案牘忠足以回
九重之聽而或失之於僚吏人事遂至於斯天乎似亦
無意一斥不還遄復至死是宜有識為之寒心相知為
之扼腕而士夫君子抑為之短氣也於乎遜之命也則
然星翁豫談厄運迭適於乎遜之子名不朽六館連章
公論則有夫命出於天子能安之名隨於謗子能得之
既得其名子尚奚辭於乎遜之子尚奚辭我淚止矣盡
此芳卮

崇賢堂祭文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二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三日庚

寅奉 勅陝西公幹吏部右侍郎葉某同戶部主事李
燭然行人李紳潔以酒果告于前代趙揚元李王呂六
先生國朝南京刑部尚書清惠耿先生曰允薦諸老功
烈德言天下所仰是邦所尊盛生也晚僅識所親停車
下拜仰以薦蘋尚享

祭先外祖文

維成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甥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奉 勅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公幹崑山葉某敬以 慶
王殿下賜席筭羹飯之奠於寧夏公館望鳴沙故城祭
于先外祖文通先生陳公之靈慟哭而言曰於乎先生
吾母父天執役來茲幾百年前於乎先生天實奚仇生

千墩浦死鳴沙洲於乎先生吾母有言猶在耳父子
九原於乎先生甥也童蒙既老臨邊惟帝之聰於乎
先生吾母何之母所自出吾敢忘哉於乎先生目斷荒
城沙草紛々此恨難平於乎先生哭無已時英靈有知
來聞此辭尚享

祭清惠公文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四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一日戊
子子壻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吳郡葉某敬潔醴之
奠敢昭告于先外舅恒軒尊老先生尚書清惠公之墓
而言惟公昭代蓋臣名門善似體大用全罔非懿美是
以雖歿猶存皇眷弗替尋有上卿之加繼以清惠之

謚誠可謂揚芬一時流澤百世者矣盛忝不遺茲使臨
邊道便來過喬木相鮮謁太夫人華屋之前公弗復見
涕泪連、尚享

祭姚文敏文

於乎古昔大臣輔相為職上沃君心下造民福猗嗟乎
公古人其人風雨災異如魏相所陳凝然不動吁謨密
勿士望攸繫如陳平周勃高才變通不專一長如宗人
元崇如權德輿如杜黃裳上及乘輿昌言密疏如韓
休峭直如九齡風度正君謀國人兩難之公其庶幾曰
西山是師公能好賢公誠薦士晚宗一章之良有以
國有大事瀕危涉疑公曰擇死我不惜死如韓稚圭四

方無虞非諛即倭公曰可憂繼又曰可憂如范文正允
公優為類此寔多彼信者謂知公何公今已矣不可
復得當寧興嗟指紳悼惜矧在僚屬誼分尤深一觴
祖載清血盈襟於乎哀哉

祭王民望布政文

維成化九年歲在癸巳八月朔二十八日友生

葉盛致清茶之奠祭于亡友山東布政使王君民望之
靈曰於乎昔尚書公位重聲隆諸郎在侍玉樹叢維
時小子交好辱及爾箴我規冀有以立未三十年存歿
多端白眉惟君振羽揚翰乃歷諫垣乃勤奉使乃陟名
藩造正厥位清風善譽博學好辭如何不泯天又成之

在國懷賢在鄉失士感歎憂思孰知我意睇想輟車
明發于南一觴遙舉有淚泫之尚饗

祭仲五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丁巳朔越十有四日庚
午弟三從兄吏部侍郎葉盛既止哭自造仲五弟德之
續志一首緘訖復書使晨郎以羹飯之儀祭于吾弟而
言曰於乎死生有命脩短有期茫之古今允聖同之有
生皆寓死又奚辭以吾弟之明達燭斯理而不疑况以
高堂双壽視聽未衰門事外內整肅網維閨閭素賢倚
仰不辭之有令兒玉樹瓊枝死子不死庶其在茲於乎
哀哉

汪東小葉卷之八

汪東小

雜

卷之九

世紀事二首

高祖姑諸壻家

按先五

四女

四娘

村

娘子小字

里而不同

無

一

妙寧贅吳

三為壻令吳公子祥父也仲

祖秀實府君至正六年五月遺囑府君二子
寧五官人是為先高祖弟寧七官人女則寧
長嫁譚福一今其後居常之武進縣安豐址
村寧八娘子小字是奴諱福靜嫁倪天裕寧九
多奴嫁倪仲祥兩倪氏皆家大石浦西倪河

以自出夫裕父為重母吳氏世家倪河天裕

祥父文二太倉人方國珍亂率其子仲祥仲吉徙居倪
河仲祥二子居敬行簡皆無後養子秦本中是生今秦
公德惟寧六娘子今無可人嘗云府君一壻林子
升之能文章翁壻相契一壻戶對有先生不穩老漢難
當之語一壻為之以則寧六娘子其為子升醜無
疑矣又先人於張重權公李先生父子以并祖對父稱
近實之子祥德其稱先生父子推其輩行亦正與先人
所稱同但皆莫知其為某族親豈張又葉氏別交之甥
壻家邪公李先生異母弟沈道庸先生今無恙問之亦
云此等事登年所略而今則不可知矣姑附所疑以俟
知者

曾祖妣族親

曾祖妣朱氏出石浦朱府所居號字圩舊名銀杏樹下
蓋元左丞清別族也祖妣之兄諱某先生為鄉校師性
嚴先人嘗云吾幼讀書受其賞楚寔多但先生不能忘
其先憂為習酷嗜蓄黃頭兒禽以為樂人因目之為黃
頭先生時朱尚繁庶歲時展塋域猶十有餘處先生
伯兄諱某者紅軍後徙夏港青楊橋月城灣莫知所終
其鍾巷班竹庵族女三娘子者於祖妣為從姊嫁西朱
巷張官奴無子一女贅壻龔道安生三男二女男曰晟
日進日信嫁莊誠黃明朱府西吳宅女一娘嫁秦本
中者亦祖妣外親兄弟行本中即先高祖姑寧九娘子

養子今龔氏秦氏往來吾家不絕

擬私試小學策問一首

小學書子朱子喫菘為學者端本澄源之書也古之大
小學皆有書今大學是已小學何為而不存漢以來何
為而補至朱子而後成書歟此書綱目有三內外
有篇內篇不過於綱目三者何為而又為四篇其外篇
又有二可得而悉數其目悉陳其槩歟書成於朱子年
幾耳順之時未必盡出其手其六嘗資之人歟朱子嘗
曰修改小學別為題辭韻語以便童習又曰移首篇於
書尾則是今題辭乃續添於前而三月朔旦所題其餘
言乃續置於後今國子監本是矣何近來行世刻本多

以題辭居次當歟否歟書所載古人言行已經大賢所
予無容議矣何馬援正譏議取禍之人顧乃取其尤子
之言霍光專權固寵不學無術而亦以小心謹慎見取
他如范忠宣公恕已恕人之言亦皆不能無病其又當
歟否歟諸家註釋是書有句解有集成有通義等書而
或不能無泛畧駁雜之失惟海虞吳氏集解當

英廟初御經筵時曾以上進不知數家之述作果孰為
得失歟近者已從有司之請小學與四書五經並肄學
官茲欲如

文皇帝之四書五經大全重加論定嘉惠學者果何所
取擇而為當為得歟盖有司將以 上聞而共說朱一

也請明著于篇

遊擊將軍許寧手簡

聞知痔疾未瘳我等懸、靡寧蓋足下英勇好漢新受
朝廷榮命正據忠効力之秋乃有此微疾未免憂煎也
茲特遣軍醫范真千戶魏亨齎藥并醫方躬詣看治就
有羊二隻酒一尊白米五斗稍充調理之資宜即領納
凡事寬心平氣勉進藥食務期早就康和以副我等惓
切之情不悉

題跋

跋畫錦堂記

此碑首有篆額四字書題較歐陽集本無相州二字有

而莫敢仰視五字得志當時中有於字餘同集本書丹
題額兩行列後最後則書治平二年三月十二日其官
知相州其立石其刊字魏公事業固與六一之文稱而
又蔡忠憲公書之非三絕之謂乎此石既立踰十年而
魏公薨矣去今數百年而魏公之聲容色澤猶存以社
稷數語寫出魏公如畫也文哉文哉

書葉水心集後

重編此書者之言曰初有文粹有葉學士文集有水心
文集有策場標準集今取各集中劄狀奏議記序詩銘
雜著八百餘篇分編為二十九卷其經傳子史編為後
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云今按水心文集元有外集

別集多論治之書豈即所謂後集邪又不知編者妄作
何等敘次而今本皆不復可見又何其不幸也水心之
學雖不純然其言亦曰表章經傳明孔子之道者程張
朱呂數君子之力此與辛稼軒祭東萊文何異不亦知
言矣乎昔人有言乾淳諸儒晦翁本大學工夫細密而
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其心是道陳同甫脩皇帝王霸之
學不同純駁至陳君舉則又精史學欲專脩漢唐制度
吏治之功獨水心混乎四者之間既不滿於陸不滿二
陳而又不滿於程子於朱則忘言焉豈欲集諸儒之大
成乎斯言固不滿於水心而讀水心文者亦不可不知
也

書師山集後

鄭子美專志考亭爲己之學自言其爲文章亦然卒之
完節以死可謂克掩其言者矣幼嘗見師山集有元史
忠義本傳在卷首此本無之蓋予廣中嘗以問副使楊
宜之後致仕歸新安遇予於東昌涂中急挽舟贈此書
其不忘予言如此宜蓋南京刑部尚書彥謚母弟云

書詠物詩後

名人詠物詩四百四十餘首後有景泰辛未寓宣府前
遼府長史七十四翁長洲湯新所題新仕錢唐日嘗得
謝宗可詠物詩一百二十餘首逸去再於雲間康松月
家得此本云詠物之作出近代此編又皆七言近體且

蕪雜混淆不足取然其中儘有名人佳作在具眼者當自知之

跋脫脫頌德碑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領經筵事前中書右丞相脫脫公頌德碑在令野狐嶺關城內至正四年七月興和路暨天城縣耆老所立文見當時儒學官所為淺陋無足觀然極其頌美之辭六其
中外稱賢之一徵耳興和距嶺北五十里永樂中被陷因棄去千戶所移置宣府城中天成令大同天城衛也碑所書脫脫封王賜印金銀幣帛錚不受皆與史同但史書金幣之辭在八月嘗以碑為是也

書唐律體格後

右盛唐律詩體格一冊得之江西叅議嚴陵方輔立其
族祖前元至順進士國史編脩道歷所編也此書徐舫
嘗為之而未盡道歷正其所未精足其所未備以唐人
律詩分為八體曰前四句互應體中四句互應體前六
句互應體八句互應體後四句互應體二聯分應體後
聯總應體結句總應體各著其說于下而以名人詩證
實之可謂有功於舫矣夫唐人詩自周伯弼氏有三體
之說識者未嘗不病其拘以古人為詩本乎性情出於
肺腑未必一一於其體某體若是其作意也然觀方氏
之作其精備切當可喜可玩似有出乎伯弼之上者學

者講明問學之功其亦不可少哉

書雜藥方後

雜藥方一冊加減調中益氣湯已前錄之宅人此已下則曾有試丸對病者可服製予未四十前全無病不喜服藥癸未歲廣東得劇疾廬陵老醫陳魁拳云使公平時每日宵進一呷人參湯疾不至此以是心恒悔之自是遇方即錄如此編是已今年偶題宣府藥局帖子云人未病時先服藥此即陳醫教我之說也慎之哉

書揭文續錄本後

右揭文起上李泰公言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

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虛紙四十番于此文之後偶一有遇當亦錄附焉

書東郭草亭詩後

東郭草亭詩南園宴游詩集二冊得之故興濟伯蕙禮部尚書大興楊公也楊公景泰中頗以午朝之勞憾予而實無它公之見偶不同耳時予在赤城奏事人回公以此二書并高麗紙箋一見遺今二物尚存而公不可見矣噫

書國朝文類後

此書於有元一代之文博矣然如許文正公訓子詩吳
草廬大都東嶽仁聖宮碑張文忠公燈山疏此等關繫
世教之作皆不在虞揭此等文字尤多亦多不在蓋上
伯脩早年所成之書惜乎繼之者無其人耳雖然不獨
有元也

跋韓魏公祠堂事跡碑

右韓忠獻王中山祠堂事跡碑外弟好問檢討寄好問
前判定州嘗云祠堂無恙可以觀賢人君子之澤矣此
碑元祐三年刻所列三十事皆惠政之在定者其大者
嘗因歲飢活流民七百萬故獨先之若閱古堂衆志園
事皆在焉公之勲烈雖不在此然何莫非學者所當師

也

題安成彭氏所藏王瀘溪書帖後

劉元城先生見忌於惇卞兩人欲以計殺之而所遣運
判一夕前暴死三十里外晦菴先生朱文公當偽學之
禁甚嚴時與其倩黃直卿往復講學書帖不絕嘗以画
獅子寄直卿之子寓期待之意今觀王瀘溪先生之謫
辰州二沈小人甘為秦老之鷹犬欲寘之死而不出數
年之間三子者皆死一如先生所料他人在謫所必悲
憤無聊憂畏百出而先生方且以猿皮寄彭甥作劇三
先生事其不有相類者乎自昔賢人君子處困而亨憂
中有樂際如是安成彭弁克氏以其所藏累世傳守瀘

溪十帖見示莊誦再三感嘆之餘為之歛衽起敬序充
今為禮部員外郎從兄進士善之聯官其弟華又以經
筵國史在翰林近由編脩進侍讀然則瀘溪帖中所望
於諸甥之所謂學所謂事業三百年来又一可徵矣雖
然先生天下士其言天下公言雖百世可知也

題褚模蘭亭後

陳緝熙學士新刻楔序定為蘇家第二本以此本為其
第一本且諸跋皆云出褚河南然蘇題米贊之皆有不
同處未可知也若此卷小米跋則真跡無疑末之止云
唐人不言褚模意之可知矣尹先之京邸中出以見示
因書以問之

書楊侍郎憂樂詩卷後

憂樂之說啓於孔顏擴於鄒孟氏而極於范文正公至矣近年東里楊先生著東郭草亭文有三數樂字論者謂有太平宰執氣象茲又得觀劉翰林并溫所為戶部侍郎楊公憂樂之詩意不出於憂樂二者而清詞偉辯縱橫反覆迨十餘言淑溫豈又盡發楊先生之所未發者歟大抵士大夫為上為下之間寧一日而無此樂不可一日而忘此憂以憂能啓聖樂或怠荒故爾憂乎憂乎樂之所由以樂者其在是乎吾黨小子能無意乎

書虞邵菴自書篠嶺記後

道園先生目青亭本傳明言脩書成以目疾乞解職趙

世安云言其病目當外補便醫先生所題吳傳朋書云
作字唯憑手熟云惟曰目疾在告而已不知何以遂啓
小說家絲之謗或以為因草詔事驚惧甚明或以為
曾馬尾縫眼就逮甚而又有以其或藥或刺為言者不
同如此豈吠聲之下多非事實邪又安知非子虛烏有
類邪或者先生平生所遭嬾嫉之人身後尤多其人先
生雖死其猶未已邪茲事固必無之即有之為賢者諱
正不啻如是之紛紛也因閱道士陸虛岩所藏先生自
書上清宮籙嶺後記座中與文量進士及此不知博識
之士其果以為何如

恭題家藏 勅書外封後

皇朝凡勅旨下頒出自聖製親御翰墨者有數褒嘉封贈誥勅有定制此外多詞臣代言中書舍人親筆用內造金龍箋書御寶各因其事而不同制諭方白紙書識制誥之寶次則皆龍文綠邊黃紙書勅諭識勅命之寶勅識廣運之寶而勅諭紙稍寬其外封紙袋則志識牙刻丹符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若吏部陞官手勅亦識廣運之寶制俱小不封止用紙圍外或署上字則上所親授洪武中有勅符乎詔今所見惟此等稱之者通曰勅書云臣盛自兵科都給事中正統十四年十一月被勅開封公幹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成化三年九月以禮部之命勅召還朝中幾二十年所

奉 御勅頗多然多即時繳進亦有同事之臣所同受命以故多留他所若臣所當收存 御勅別為度閣而遵奉之其外封則皆謹藏于家間用勅旨錄白各寘其前裝潢成卷加之什襲示不敢褻也願惟臣盛一介賤微誤蒙 列聖之知置之任使之末素無分毫裨補而過辱褒予之厚責勵之深寵錫之繁付託之重可謂至矣然則夙夜敬恭時一省覽其為戚焉以慚悚然而懼圖報大賜而思自致夫狗馬之力者其有窮乎其有窮乎此所謂勅書外封題識各不同 御前面受者止簽帖及一封字在外出迎而受者有封袋上皆有三日符外有簽帖封字今為卷者三街幅各用關防官印

英宗睿皇帝為卷一九二十一紙題曰

英皇寶翰 今上皇帝為卷一九七紙題曰奎翰
中所受為卷一凡四紙宣諭榜文一紙以其首勅諭一
道為正統年月故題曰兩朝宸翰兩朝云者明先帝
之心以張先帝之盛德蓋亦復辟之初見諸玉旨不
改曆尾之意焉尔成化四年春正月十三日大祀慶
成後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盛謹書

題方蛟峯遺墨卷後

右蛟峯先生在宋寶祐二三年中私藁親筆一冊為紙
四十二番其五世孫國子生淵以為僅存而寶藏之者
文章諸體頗具與同朝諸公敘出處時事諸書多在焉

其大者則三年六月六日上謝方祚等及二十六日上
理宗書也是時小人董盧擅寵用事臺臣洪天錫論之
而去先生力疾為此既以申屠嘉事責宰相又必以斥
二豎望理宗而六以不合去矣於乎茲事可勝道哉今
觀先生此疏歷二千五百言塗改增損一筆不苟字
句悉出忠懇而彼傳宋史者既闕其文黃文獻公所
為先生墓文亦不過摘取百餘言耳蓋史家恒然而文
章家其法宜然百世之下苟有志於格君謀國者則共
寶之淵乎其又固宜寶之哉

書楊侍郎緝紳珠玉卷後

楊先生嘗編連學舍凡三入鄉闈再赴禮部而始茅入

或謂其發遲年踰而立而始納婦人謂其娶遲官登三品歷十有五年而不進人又謂其大拜遲信乎其遲也然觀先生平生試三場多第一惟其一僅讓狀云今偕老合歡已六子四孫其能登上舍走場屋方來不休而先生精神愈老愈新則前兩者之遲世固有早而疾者或不迨矣雖中間官位稍似淹誦而今也歸然班行中名實蒸蒸然於上下主上屬意亦已久楊先生豈久在人下者哉子故特謂之曰均不遲可也先生晚娶不苟事澹然祭酒陳公已見之文字中此卷偶見祭酒公所寄贈詩并當時翰苑名流賀初得子詩遂為捉筆書此昔人有言有志者事竟成又有曰大器晚成吾請假

以為先生解嘲且以為他日徵去

題元四學士像後

天之生才無間也而氣運之推移動盪或離或合故地
或時有不同姑自宋元言之二程張邵司馬氏之在河
洛龜山仲素延平以及吾朱夫子之在閩許文正劉靜
脩之卓然於北方皆可數者黃文肅公以朱夫子之學
傳之何文定由是而王文憲金仁山許白雲達夫黃柳
諸公則皆出於金華此我朝宋王二閣老之所自來
也二程氏之學得諸濂溪固荆楚之產荆楚人少往
而有若卷中所像吳歐虞揭四學士非後來荆楚人才
之尤著者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翔質南文

蓋各以其盛言之耳一道德而同風俗寧不在於今日乎然則進而凌烟麒麟退則香山耆英文三忠詩曰諫
貧六先生誠不能無望於當世諸君子此卷同年沈升
辨所藏可以知其所好焉

題絳帖後

右絳帖不完本在今太原予所得者止四十三紙外目
錄三紙蓋倉頡鍾繇諸人書一卷晉宋齊梁陳唐宋帝
王書二卷晉名臣書三卷四卷羲之書五卷六卷獻之
書七卷八卷宋齊梁隋唐人書九卷衛夫人僧高閑等
諸人書十卷後題云一十三朝七十六家二百八十五
帖又有目錄第十一卷空紙十二卷則趙宋名臣書若

云文家帝王書又四紙也嘗見元祐中劉次莊所刻淳化帖釋文本與此多不同有開卷畧同亦不過一二處今世所傳汝帖及黃伯思刊誤所列皆與此不同且各卷之首與其目錄亦自有不同者近年楊東思所題史常家絳本雖卷第亦與此不同不可曉也

題王徽之帖後

子猷風流冠冕家雞之稱可知也此帖淳化刻本雖有之人多未敢以為晉人親蹟然筆精墨妙絹素斷蝕已使非唐人臨摹當亦是宋家右臣好事者所為未易及也蘇人湯原靜比得之於雲間管處一先生家携來一觀為題其後而歸之

書夏少卿文節後

夏同年季爵之文如春空曾雲動含雨意而渺不可邊
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平不可窮又如清秋野鶴月中
微步顧影吭鳴闐有餘韻又如金張貴族王謝子弟風
流富麗種、可人子之倍評如此蓋未能得其一二知
言君子其尚有所改益也夫

書張至和恒齋卷後

張氏故汴人宋南渡有和州防禦使者世武相繼至今
御醫至和先生之五世祖端履始自和州來蘇家馬端
履旁通醫為元氏瀆醫提領自是以來今七八世矣中
間若性之見周伯琦銘希文見周尚書恂如銘皆世醫

相繼而德善不之張氏之世 易恒久而不已之謂
乎恒其世由恒有其人恒其人必恒有其德、不恒不
可以為人、不恒不足以永世至和先生之於齋居以
恒自名有以哉先生至近世李東垣得家學之妙以布
衣赴召勤寧 兩朝時被錫賚一時公卿大夫皆重之
可謂無愧於恒無忝於其世矣雖然大易聖人之待天
下後世未嘗無規警之意以示夫人若九三占辨之云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已請以殷之恒齋卷後為先生
之子若孫者告使皆知所以恒其德恒其世求不辱於
其世無負於先生可也張氏之子若孫其尚求若先世
之所以恒豈徒曰醫藥之間而已

書二老餘芳卷後

東里文貞公布衣時薄游湘漢間吾郡禮部尚書致仕
晞顏楊先生時後寓武昌兩人交最稔當時公與先生
往復手帖數紙偶於先生之門人湯徵家見之觀帖中
屢借上下易詩傳風雅翼點對鈔寫四書經義破題相
為講益與夫居江湖而懷杞憂遇火菑而念罹禍索筆
而以無厭自處求藥須納賈直且云若欲自用不敢固
必也於王原采一文字極口稱重拳、致好賢服善之
誠公後來文章相業清節懿行略具此矣晞顏先生名
位才望似於公亞焉而激於此卷不嫌於二老並稱者
激豈以師門之故而私之云乎草廬吳氏蓋嘗有言無

它德相似也

書苗少保文康公手筆後

成化五年二月二十日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
毛弘同以使事還自金陵阻雪偶至道旁致仕教諭王
紱家得觀苗閣老先生所與其友王君輔縣丞書帖大
小幾百紙祭文挽哭銘表詩文又若干通皆出先生親
蹟由是而知先生之薦於朋友道誼隆洽始終不渝如
此相與嘉嘆者久之盛因為之執筆卷尾云君輔蓋紱
父也

題寶山書、詩後

戶部福建司郎中新安程泰用元吾同年韓府長史致

任孔著公之子也景泰中與子解后獨石塞下求作寶
山書舍詩當時漫為賦此用先茲奉卷求重書之意唐
人負詩興不曰改前題則自改舊詩顧予不學見此
詩雖知其不滿作者之一笑然反復數四不能改也因
并志之俾觀者尚知予拙如此云

書董侍郎父母祝詩後

父子至親也惟其至親故父母愛子之心無窮子之於
父母其愛敬之心亦無窮刑部侍郎瀛陰董公中矩之
考君文正甫蚤歿不迫養然以中矩故朝廷累進身
後之命自大理寺副而少卿而刑部右侍郎母張氏由
封太安人至贈太淑人寵章輝煥褒嘉寵錫于再于三

未艾也。其孝事行有狀，幽堂有銘，墓道有碑，其當時執
紼會葬，與夫後來公卿士大夫凡中矩所交游，又皆有
哀挽詩辭，槩足以壽其親於不朽，傳盛事於無窮矣。而
中矩之心，豈有窮乎哉？方以挽詩輯成卷冊，徧乞諸
作者，繼而為之而不斷，以及余噫，予與中矩同年登
進士第，中矩之父母猶不肖之父母也。於是乎中矩之
孝為足稱，而余之志則有可悲者矣。惟先君考妣久亦
棄捐，迂愚不肖，孤露之餘，無能少自樹立，以貽父母榮
雖以述德信後，致孝於文字間，如是卷之所為，以中矩
較之，予亦有所不及，欲無愧於中矩，其可得乎？抑嘗聞
之揚名顯親，人子所當務也。以人子之所當務而為予

之所曠闕不特此也蓋尤有急於此者愚不敏願從中
却之後而思用其力焉三復之餘用書數語寘于卷末
而還之

書宋氏思全卷後

右安成劉忠愍公思全記一首恒山曹文忠公思全堂
序一首文忠序出親筆劉公記文太僕丞林惟盛代書
公門人今吏部尚書姚公能識之皆正統辛酉歲三月
二公同為翰林侍講日為會稽宋瑋氏作瑋執役大將
軍幕府而以善醫藥受知於二公此二文之所由作也
瑋之子鑿今以軍功得官至京衛正千戶念其先人之
長往感二公之高誼潢飾加舊求識一言於乎二公天

下士也而瘡得其文瘡其可知已觀夫忠慈引孔子全
歸之說以保首領葬先塋不為親辱為言文忠又以孔
子孟子敬身守身之說為言而復取曾子樂正子事以
實之其知言矣而二公後來所值乃若有不能然者於
乎二公者雖若不能全其身乃所以全其名全其身之
忠與孝也豈非能行其言不為虛文者歟其人雖生
氣凜々真可畏而仰哉彼生無益而死無稱雖歛舍如
禮深薶厚藏不知其得身名俱全否乎鑿嘗事予軍前
是舉固可稱而予則尤知重夫二公也為敬書其後而
歸之